

忆老曹

汪光平

11月14日晚上,我正在为一位同事升职而庆贺,酒杯端在手上接到了一个电话:老汪,老曹走了。我一时惊呆了。活生生一个人,就这样走了?10月12日,我们还在一起相聚。10月14日晚我们再聚时老曹未到,老查说老曹体检有点问题,今天上午到上海看病去了,他的一个学生安排的。我心里隐隐有点不安,但听说是学生安排的,也就放心了。仅仅过了一个月,这期间我也没太在意,一直没和老曹联系,也没和他的老婆曹俊花联系,曹俊花和我是初中同班同学。也就一个月,说好的“相聚肯定有机会”,老曹怎么就这样走了,怎么如此不守信诺呢?

老曹是教数学的,他这回给自己画了一个圈,整六十花甲子,一个轮回。画圈?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影像:1996年的夏天,工棚里,一个中等身材、面庞黑瘦的年轻人,他的嘴里喷出的就是一个圈,他的手中画出的就是一个圆。哦,老曹,是你。老曹对我笑了笑,露出了饱满的牙齿。“我好兴奋,我好骄傲!我们马上就有自己的楼房了,它将是全县教职工中面积最大、户型最好、质量最优的房子。”老曹左手一支香烟,右手半截粉笔,在空中挥舞着。空气马上就会被他点燃似的。这个夏天,是老曹和我还有一帮青年教师兄弟“革故鼎新”、锐意进取的夏天。时任校长程起全先生大胆开拓,力排众议,有个下午把我和老曹找去,单刀直入地问我们:是想住楼房还是继续窝在单间里(那时我们都已成家,有了小孩)。

我们当然想住楼房。程校长大手一挥:我给你们机会,敢不敢上?心里虽然忐忑,但嘴上不怂:敢!敢!就把大门外被附近村民占着的学校土地争回来。我答应你们,土地拿回来了,你们就是建房第一组。老曹和我还真就挺身而出,我为组长,老曹为副组长。带领一班年轻教师斗智斗勇,硬是从村民手中夺回了历史上原本就属于我们学校的土地。程校长硬气,建房第一组成立。老曹左手夹着烟,右手画着圆,和我们一道在工棚中规划着我们的未来,我们的希望……烟雾散了,粉墨散了。老曹如今和我们也散了……可老曹那坚毅的面庞,勇往直前的身躯和那追求美好生活、改变现实命运的斗志仍在我内心激荡。

我与老曹其实也有恩怨。一次酒后,老曹向我发了脾气,说我忘恩负义,说当初我的党员转正、中层提干,都是他在程校长面前多次力举推荐的结果。我想想也是:一个人本事再大,若没有伯乐,也难以成为千里马。我向老曹作了检讨。虽说后来这次提干泡汤了,但我的党员转正,老曹的确在有关会议上为我声张直言了。我能有今天的进步,老曹是有过帮助的。

2003年,老曹的儿子读高三,这很关键。可是语文学科因某种原因缺了老师。老曹跑到我家,要我接这个班,因为我1998年曾教出全县语文高考平均第一名的成绩。我很为难,当时我已经带了高二一个班主任和两个班语文,任务挺重。

但老曹很执着。他说,我教了二十年的书,都是教别人孩子,现在我为自己的孩子找个好老师,这不为过,再说我也帮过你的忙。说这话时,我的眼睛对着他。他很激动,清瘦的面孔上涨红的血脉好似要挣扎出来。我突然发现他眼睛里还噙着泪花。

为了儿子成才,这样的求人,难道这仅是私心?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私心更具有初心的呢?!

老曹对我有过怨言。曹俊花是他的老婆,是我的同学。前些年,时兴同学会,可次数多了,老曹不干了。

一次在烟台工作的女同学回来,我做东,邀了在县城的其他男女同学相聚,当然包括曹俊花。初中同学的感情都很纯真和朦胧,几十年走过,越发醇厚悠长,席中少不了劝几杯酒,酒后少不了吼上几嗓子。夜深了,才散去各自回家。

我和老曹同住第一组楼房,当然要送曹俊花回家,哪知道刚到门口就吃了一记闷棍:告诉你,以后你们同学聚会,不要再找我老婆曹俊花参加,你们乱七八糟的,搞些什么东西?

我正期待感谢的脸一时懵了,臊红了……这老曹还真说得出口,如此心胸,事后很长时间,我们互不搭理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倒觉得老曹真的可爱。老曹爱他的妻子真是爱到骨子里去了,深爱一个人就恨不能拥有她的一滴。这就是老曹的性格,也是他的品格吧。老曹,你走了,我们这些小恩怨也随你而去了,愿你在那边一切静好。



秋趣 杨冰 画

悠 闲

桂人庆

世人多说悠闲自在,不外乎沏茶、观雪、听雨几种。古香古色之感,实是安乐,但更遥远的南方,无雪,乐趣便也少了观雪一项。南方喜听雨,南方的雨软绵绵,落在瓦砾上叮叮当当,沿着翘檐滴落,摔碎泥土芳香,透过挡雨板,浸入心肺,巧雨碰上一个无事之日,那便是悠闲自在。

不冷不热的雨,温润大地,父亲总会匆匆收起鸟笼,鸟儿叽叽喳喳,被放在房间中央,众人围坐,屋外升起朦胧大雾,一片白色像拉起的幕布上升,花草树木陷进深邃雨雾里,行人裹紧蓑衣,钻进软绵细雨里。坐在半掩的木门后,静静听雨,

房内逗着鸟,婉转的鸟叫声,引得众人倾倒。

每每听雨,心里又起一场雪。不曾感受过大雪纷飞的世界,心中不免遗憾,小时候读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,还惊讶于江南的雪,现在读来却怅然满怀。“崇祯五年十二月,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。”崇祯五年距后来国破家亡仅仅十二年,这又是怎样的物是人非,万事成蹉跎,悠闲的日子总在不经意间流逝。那些听雨的日子不免带上了忧伤,南方的雨也许正是绵里藏针,往往落进心底柔软之处。

听雨时忧愁,而若天气晴朗,不时会和父亲一起带上渔网,穿过高大腰弯的竹林,沿着小路,去河流旁,正午的阳光透过掩映的竹林,落在河面,水影斑驳。鱼群在撒网的一刹那,从河岸下方窜出,一条弧线扬起水底沉沙,迈入水中,清凉便沁入脚心。沿着河岸收网,头顶高大的竹子被风吹动,嘎吱作响,鸟儿扑腾两下,几片叶子被震得缓慢飘落,轻轻点在水面,一层层的涟漪,荡漾到脚边,叶子随流水,叶水不相识,水带着落叶流向远方。随着渔网被用力抽起,鱼儿扑腾,岸上的花草也沾上漂流的河水,晶莹剔透的水晶,静静落在叶片上,随着叶脉滚落。午后的阳光显得慵懒,镀在鱼儿银亮的身上,抽动几下,水珠弹到脸上,对视一笑,感叹着这一时刻的美妙。

太阳挂在天边,迎接归去的人们,午后天气总是很奇妙,把人熏得疲惫,提着新捕到的小鱼,父亲会高兴地放在屋

外空地上,黄狗好奇地嗅着,鼻子伸进水里,被赶开,小孩围上来,看那鱼儿惊下地左冲右突,有时女孩的头会垂到水里,男孩把它撩起,阳光下,稚嫩的手指轻轻拂过脸颊,大概是微风吹红了脸蛋。后来无数的回忆,也是这个场景。

午后的悠闲时光,长辈们喜欢静静看着小孩玩乐,成年人的悠闲里又夹杂了多少孤独呢。屋外黄叶,也是不知何时会随风而逝,一切的悠闲仿佛是对生命的思考,若此时落雨,黄叶定受不起吹打,而人们又聚在一起,围着火堆,谈着世间种种风味,和孩童一起,享受着各自的悠闲。

有时,总感觉此等悠闲甚是无趣,不管雨如何氤氲山河,天地一色,还是深谷幽风,吹拂指间,好像没有一点灵动感,缺少了诗,缺少了心境。读书,写字,更符合悠闲的午后,后山的猴子有时窜入书房,偷偷拿走刚沾了笔墨的毛笔,竹林里飞蹿,汁墨滴落,惊动鸟儿,振翅起飞,刚好一副美妙的水墨画,天空一片蓝,纯净的蓝色,让人微醉。飞鸟在蓝色空间下,显得很真实,后山采药的人,哼着小调,平添一份诗意,崎岖山路,坑坑洼洼,老者走起来依旧如飞,四周青苔翠绿,树根湿润,里面的空气是那样的黏稠,却使人能在里面安静地睡出一个香梦。如果雨还在林里,雾气会包围整个世界,空灵的深山,只听见雨打叶片声。

动笔作画时,景色就变得多姿多彩了,五颜六色,难以分辨,索性起笔写诗,还是按捺不住躁动的心。天黑,浮躁被压下,所有声音一同消失。晚饭过后人们重新聚到一起,星空下,灯火点点,夜半闲谈,气氛融洽,我却很快退出,反倒喜欢安静的黑夜,独自一人仰望无限的星空。

顿有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之感,人常念旧,不免回忆起来,回忆总带着怅然。时想下雪的江南,是如何的美妙,像史书里一笔而过般的惊艳,还是浓重沉厚的大雪纷飞,身在南方,一场大雪便可以惊呼的人们,依旧沉醉着南方氤氲的水雾,或是弯曲清澈透明的河流。而观雪一事,就往书里去找,去体验,去感受。

身在江南,总有这些婉转的柔情,怕是与生俱来的吧。